

散文

# 父亲的车站

■郭宗忠

昨天和母亲通电话，让父亲接电话时，母亲说：“你爸挪不动步了，半天走不过来，别让他接了。”心里一酸。夜里偏又梦见父母亲身体像以前一样健康，母亲也能下床走路了，父亲在天井里健步而行。

如果回到那样的时光该有多好，可是，岁月就是这样无情。母亲已经不能下床两三年了，起初是父亲一个人照顾，等大哥退了休在父母身边了，才缓解了父亲的一些压力，但是，夜里伺候母亲，还是父亲独自支撑。

这几年父母亲都衰老得快，那个乐观的每天哈哈大笑的父亲，也突然变得沉默了许多。我们每次回家，都会发觉父亲每次挪动的步子越来越小，而且坐一会儿再站起来时，得几次扶着沙发把手才能起来。

离开家回京，父亲还是坚持送我们到大门的台阶上，父亲的大手紧紧地抓住我，与其说是与我握手告别，倒不如说是他的整个重量要依靠在我手上。父亲实在无力支撑自己了。我把父亲搀扶回家，扶着父亲坐下。再起身离开时，我不敢回头，感觉父亲又在用手撑着沙发扶手想站起来送我，我忍着泪，还是摆摆手走了。

梦见了父母亲，突然想起我在东北当兵



小小说

# 摇摇欲坠

■葛有杰

我把自行车放到车棚里，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接杯热水刚准备喝，办公室的电话响了。我一看，是局长打来的。按照惯例，局长这时打电话肯定是有紧急的事情安排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“是小葛呀，你上班还挺早的。你赶紧去天顺来大酒店三楼会议室，那里有个什么现场会，你替我参加。我昨晚喝高了，现在头还晕着呢，八点半的会，别迟到了，到那儿签我的名。”局长的酒气在电话里似乎都能闻得到。

我一看表，八点十六了。局长呀局长，你让我去开会倒是早点儿说呀。我骑着自行车，拎着茶杯，往会场飞驰而去。

好在天顺来大酒店离单位不算远，几分钟就到了。到了酒店门口，一个小保安把我拦住了：“你是干嘛的，骑个自行车瞎闯啥，市、县领导在这儿开会呢！闲杂人员不准进入！”那语气俨然他就是市县领导。

“谁是闲杂人员，我来开会的，我是 XX 局长兼党委书记。”

“哦，局长，你快进去吧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您的自行车放在东北角，小心，别碰着其他局长的车。”

站在门卫后面的几个年轻人忍不住笑

时的一件事。有一年探亲假期到了，母亲却犯了眩晕症，父母亲坚持让我按时回部队，父母亲的观点是，一旦你们成了部队的人、国家的人，就全心干好公家的事，家里的事都是小事。我们的村子离车站有七八里地，以前每次探家都是父亲送我。那一次我不想让父亲再送我了。上午给母亲输完液，我随便吃了点东西要走，母亲还是极力让父亲去送我。父亲知道母亲的脾性，也就随着母亲的意思说，正好也要到镇上买点东西。虽然心里不踏实，但我不再推辞了。

我用自行车驮着父亲，父亲抱着我的行李箱，那是个不好受的姿势，况且全部是土路，下雨后都是泥泞，更不必说坑洼有多少了。七八里地的路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钟，很多路段还要推着车走。

到了车站，我劝父亲赶紧去镇上买了东西回家，母亲要是眩晕起来也是非常厉害的。父亲迟疑了一下，还是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别，并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，回到部队赶紧写信报平安。那时候没有电话，写信是唯一的联系方式。

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我心如刀割，对母亲的身体也放心不下，真想回家再陪母亲一些日子，等母亲病愈了再离开，但是又拗不过他们。

记得二哥有一次回来探亲，到了归队的日子却感冒发烧。父亲这个 1955 年第一批义务兵，没有忘记部队的条令规定，他坚持让二哥吃了感冒药，把二哥送到火车站，送上了去济南的列车。

二哥说那时候那个恨啊，没想到父母亲这样无情无意。到了济南车站，二哥连一点儿煮鸡蛋和炒花生米也带不动了，顺手扔在路边的垃圾筒里。二哥带病按时回到了部队，受到部队表扬，在推荐考军校的名额时，二哥榜上有名。

父亲这种严格要求，也让我们在部队更守纪律，更能吃苦。我们兄弟三个在部队陆续考上了军校成了军官，与父亲雷厉风行、令行禁止的部队作风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父亲一次次送我们离家归队，对这个熟悉的车站也有了一份浓郁的情愫。那个时候车站一天才路过几趟车，我在车站等了大约三四十分钟，车没有来，却看见父亲快速地骑着自行车飞了回来。父亲停住自行车，把一兜子甜瓜塞给我，说你母亲生病，也没有给你带吃的，你在路上吃点瓜果吧。我心里热热的。

转眼我当兵三十年了，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岁数了，而父母亲却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。这些年，我也像父亲一样，每天送女儿到学校门口，即使女儿有时头晕，我也坚持送她去上学。女儿开始实习了，我早早地起来，送女儿到地铁站口，目送着她走向社会开始人生。我终于感受到了当年父亲送我时的心情。

爱是一种藏在心里的暖流，它不用说出来，它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。回忆起那个连站牌都没有的车站，那个父亲接送我们的车站，它永远屹立在我们的生命里。



## 腹部的疼痛

腹部的疼痛和夜一起深入时  
一把刀子的刃越磨越利  
脑子里蹦出凌迟、车裂和五马分尸  
血淋淋的词语，更有坍塌和崩溃  
夜深，疼痛不受干扰，疼得更彻底  
类似孕妇分娩前的阵疼  
让我倍感羞耻，就像杜撰疼痛  
躲在妇产科病房滥竽充数  
骗取廉价的问候、探望和褒奖  
我土壤贫瘠，再长不出一棵禾苗  
此刻，腹部上演《西游记》  
悟空正舞动定海神针，翻江倒海  
我戴上月光面具，看人情如纸  
眉骨紧锁，和东施效颦无关  
一只蝉开启黄金屋天窗，走出去  
是幻象，还是痴心梦想

## 无题

雨声踉跄灯影，钟摆摇动  
夜的心跳是一种共鸣  
落叶，蝴蝶，以及翩然而飞的词语  
堆积成叙事诗，主人公佚名  
风朗诵，耳朵留声机反复播放  
生了茧子的记忆被雨刷清屏  
湿润嘴唇理疗紫外线灼伤的肌肤  
粗糙手指足以把额头褶皱熨平

## 把割草机写进诗歌

割草机的喧哗，和蝉在枝头的噪聒  
是这个夏日一首跑调的歌  
剪下张扬的、不安分的部分  
剃了小平头的草坪，吸更多热  
蘑菇伞撑起一小片凉荫  
是蚂蚁们的避难场所  
被割草机规范的臣民循规蹈矩  
蚊、虫、青蛙、蛇失去乐园  
受惊吓的野兔，慌不择路  
高温酷热，强对流天气，不多久  
雨水葳蕤的草地，又成一群  
无人管束的野孩子，见风就长  
割草机在一首歌里等它们